

吴三桂

叛明 破闯 反清
英雄 美人 江山

三月夫 ■ 著

下

长篇历史小说

他为大清打下半壁江山 ● 他是 英雄 还是 汉奸

他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● 他是打败李自成的唯一克星

朝华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吴三桂

三月夫著

下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三桂/三月夫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0. 2

ISBN 7-104-01214-1

I. 吴… II. 三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5782 号

吴 三 桂

三月夫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印刷

1088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45 印张 20 插页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 册

ISBN 7-104-01214-1/I·492 定价: 66.00 元 (全三册)

十九、天阔路窄

他今年已六十多岁了，如果这件箭在弦上的大事一再推迟，说不定这个大梦就永远不能实现了，所有的准备都将付之东流。

撤藩。

保藩。

一个要撤藩。

一个要保藩。

历史为吴三桂创造过机缘，可他似乎却让机缘从手中滑走了，于是他要自己创造机缘。

对于康熙来说，他同样是在创造机缘。

历史所展开的也就必然是机缘与机缘的较量。

较量的过程并非都是血与火的争斗，而是睿智与雄才的大比武。

在这场大比武中，吴三桂磨刀霍霍，康熙帝厉兵秣马；少天子企图杯酒释兵权，平西王却不上钩；康熙帝赐枪封赏，吴三桂山中藏兵，……一个又一个的回合，一场又一场的较量，虽然，这较量、这争斗，一切都还在黑暗中进行，撤藩与保藩也完全披着种种假像与迷惑的面纱。

然而，康熙绝不会被假像迷惑住，吴三桂也绝不会仅仅只是做假。

于是，撤藩，保藩。

帷幕终于拉开了。

平南王被迫发端

公元 1672 年，暮春时节。

阴雨连绵的江南。

正值梅雨时期，老天爷好像发了邪，不断头地儿只是下雨，或淅淅沥沥，或飘飘洒洒，不是浓云重雾，便是潇潇冷雨。

凄枫苦竹在冷风中摇曳，杜鹃无双在细雨中哀鸣。

新修的通往京都的驿道像一条泥龙，蜿蜒伸向远方的雨帘。浑黄的泥水从田里流到农民冒雨培起的水渠，再流进塘沟，携裹着的草根、树叶、瓜皮打着漩，泛起阵阵白沫。

就在这雨雾迷濛之中，传来了无规则的嗒嗒马蹄声。

一支由四人组成的马队，正顺着泥泞的道路前进。看这一行人全都浑身湿透，衣服紧贴在身上，挥动着有点僵硬的手，扬起水淋淋的马鞭，拼命地抽打着马儿。那似乎早已有气无力的马儿，在主人的抽打下，摇晃着尾巴，无奈而吃力地跑着。马队中有两匹还驮着箱笼，沉甸甸地随着马深一脚、浅一脚的奔跑而上下颠簸。

马中一位男子，武官打扮，三十来岁年纪，身披黑色头篷，面容英俊，壮怀激烈，显然是马队的首领。他望着这雨泣风寒、悲鸟号木之状，又望望泥猴似的人和马匹，眉宇间隐隐流露出淡淡的怨恨难消的沉郁之气。

他深知肩上的重任。他既带着王爷禀呈皇上的密文，又有贿赂京官的珍宝，稍有疏忽，便会人头落地，甚至诛连九族……一想到这，他禁不住浑身颤抖。

“千总大人，往前就是汉水。”

“还有多少路？”马队中为首的那个男子问道。

“顶多再走半个时辰！”

被尊称“千总”的那位男子，用手拉了拉衣领，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看了看铅似的云空，握紧短鞭，大声对身后的随从们道：“加快速度，马不停蹄，天黑前过江！”

言罢，他一记响鞭，劈断雨丝，那马负痛而起，“唉——”一声长嘶向前窜去，众随从也不敢怠慢，纷纷扬鞭催马，溅起的泥水喷向远处。

马蹄的足迹随着泥泞的道路延伸……

谁又知道，这支马队是平西王吴三桂派出的特使。

吴三桂放出一只信鸽，想试探一番。

自上次康熙召见，吴三桂称病未赴以及吴丹云南探密以来，各种消息又纷至沓来，传入昆明王宫，种种迹像表明：少天子并未放松撤藩事宜。

吴三桂自然不会无所反应，他不想让对方总是抢占先机，陷自己于等待挨打境地，他也在绞尽脑汁，思谋对策。

这天，在庭草交翠，华贵的王府大厅里，吴三桂身着精致的暗花香云纱便服，端坐在那张紫檀木镂花的椅子上，微闭双目，左手指轻轻的敲着茶几，发出又轻又缓的声响，似在蓄养精神。在他对面椅子上坐着的耿精忠却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。

耿精忠是昨天深夜到的昆明，今天一大早就到平西王的府邸拜望。他在向吴三桂叙述着如何依照尚之信的计策，到达京师，如何被皇上召见，又如何回复皇上的问话及从额驸那里打听事情的全部经过，接着又说了自己对目前局势的一些看法。

吴三桂依旧神态如初，不动声色。可是耿精忠却知道吴三桂心里正在刻意盘算。他想听听吴三桂的真实想法，可吴三桂

却一直微闭双目，悠闲地用食指敲着茶几。耿精忠有些耐不住了，他呷了口茶，清了清嗓子，正欲再开口，就见吴三桂直了直身子，一双兀鹰般的双眼闪烁着傲睨万物，踌躇满志的神采，他腾地站起来，像是对耿精忠，又像是对自己，说道：“好啊！既然小皇上咬住不松口，我可以把总领云贵两省的权力交给他，遂了他的心愿。”言罢哈哈大笑，露出一付春风得意，潇洒从容的神情。

耿精忠听了吴三桂的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便追问道：“世伯！此话当真，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的天下，就这么白白地拱手送人，这未免……”

没等耿精忠说完，吴三桂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用手捻着唇上的两撇山羊胡子：“哎，世侄真是个死心眼的人啊？”

“世伯的意思我一时还真难以明白。”耿精忠眨了眨双眼，不禁迷惑地问道。

“自己打下的江山岂能轻易送人？我的意思是仅把总管云贵两省的民政权上交，小皇上准奏，非但不能减弱咱们的实力，反而让世人觉察到他们意欲撤藩的真实打算，而且朝中也有不少咱们的人，朝野上下定会舆论动荡，君臣离德，民心相背，以后咱们起事就会出师有名了。”吴三桂脸上露出十分的惬意，接着又道：“如果皇上不准奏，则必须有个正式回复，自然免不了嘉勉一番，请咱们继续执政，那样正好大长了咱们的志气，势力大增，还怕朝廷不成？”

耿精忠以为吴三桂是舍不得云贵这块地盘的。现在看来果不其然，于是便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佩服！侄儿我眼光浅短了！只想这云贵，那大江南北不比这云贵大吗？要想扩大地盘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耿精忠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圈，接着又道，“还非得走世伯这条路！就怕皇上不进圈套呀！”

吴三桂摇了摇头说：“哼！不信他小皇上有三头六臂，这次

定让他老鼠进风箱——两头受气！咱们恭候佳音好了。”说完，转身朝厅外喊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“来啦！”随着应声进来一个近侍，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

“吩咐下去，今日午时安排几桌上等宴席！”

“是！”侍者转身欲走，吴三桂又叫住他说，“慢！你再去前面问问，怎么刘玄初还没请来？”

“启禀大人，刘玄初老先生早就在前厅驾候多时了。”

吴三桂一听此话，便有些恼火，厉声喝斥道：“怎么不早请进来！”

“方才我见两位大人正在说话，所以未敢惊动。”侍者怯生生地埋下头去。

“畜牲！还不给我快快请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侍从急忙转身退了下去。

吴三桂刚进里厅衣毕，就听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随后，门帘掀开，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者被引了进来。这个瘦小的老头儿穿一身青宁麻儒服，头带褶角儒巾。一把齐胸的胡须虽然已经花白，但两只小眼睛却十分明亮。脸上一道一道又粗又深的皱纹，像是风干的桔皮。此人便是十七岁既入吴家幕府，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刘玄初。

吴三桂素来敬重刘玄初，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，便把刘玄初让到上座，自己坐在下手。一来刘玄初的年纪大，二来刘玄初又是个资历深长，声望卓著的功臣旧勋，再有吴三桂在官场上总假惺惺地装做十分谦恭，所以刘玄初坐了上席，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。

“上茶！”吴三桂朝外厅喊了一声，又转过脸来说道：“今日请先生来，是想请教一下先生对目前局势的高见，小皇上赐枪的事，恐怕您已经耳闻了吧？”

刘玄初两只眼睛一闪说道：“多烦尚喜老弟已经告诉我了。”

吴三桂一边让茶一边道：“这件事不简单呢！谁不知道王辅

臣是我的得力干将？小皇上欺人太甚，越发狂妄了，我们不得不有所行动，若再不打打他们的气焰，恐怕……”吴三桂说到这里，禁不住连连摇头。

经过一番力陈利弊，刘玄初最后提出了一个两可的方案，他说：“我们应该内紧外松，加紧准备，如果方便的话，王爷可以故意抛出一官半职看皇上如何处理，藉此辨其心机，想必他们也不会难为王爷——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一多半岁入拿来给了我们，又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免捐收买民心，还要治河，哪有钱来打仗？民心也不稳，黄淮决口灾民遍地……”

刘玄初一席话说的情真意切，一语中的有如一团烈火，直烧得耿精忠热血沸腾。他没想到刘玄初这老头子会有此打算，看来吴三桂称帝是十拿九稳的事了，这样一来，自己想借助吴三桂扩大实力地盘的梦想就会不难实现。他很想对刘玄初谈谈自己的主见，可又一想，那只是放屁添风，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，只是微微笑了笑；说道：“先生所言极是，同王爷所想如出一辙！今后怎么办，全凭王爷决断吧！”

“此举真可谓一箭双雕！”老谋深算的吴三桂呷了口茶，心里暗想，“内里的奥妙纵令子房诸葛再生，也不可能参透内中玄机，更何况当今朝内的这些碌碌之辈。”

“就照我的意思拟旨。”吴三桂吩咐手下人，抬头一看天时不早，遂道：“刘先生、耿世侄请赴午宴吧！”

于是，三人一起有说有笑地朝偏殿走去。

于是，这才出现上面那一支马队的情形。

吴三桂向朝廷上奏，请求免去他兼领云贵两省总管的民政权，其推托理由是“年迈体衰，力不能支，恐误国误民”。

奏折很快传到京城。

康熙信步在坤宁宫檐下走动。夕阳西下，金红色的阳光涂抹在紫禁城这一片雄伟的建筑群上，使它们更加金碧辉煌。一

群鸽子从殿顶飞过，清脆的鸽铃声直逼云霄。康熙目送鸽群消溶在风日晴朗的淡紫色天空，不觉精神为之一爽。

回头想想吴三桂的奏折，他笑了。

吴三桂终于行动了；开始正式试探了。

康熙并不糊涂，他在权衡利弊，冷静思考。

云贵两省政务总权仅是吴三桂权力的一小部分，纵然免去，对吴三桂来说也是无关痛痒，非但不能减弱吴三桂的实力，反而因为许多人不明白事情的症结与详情，引起朝野上下舆论纷争，说不定还会引来许多大臣拦阻，为吴三桂说话。但若不免两省总管之权，那也必须向云南有所交待，嘉勉一番，请其继续执政。那样一来，岂非大长吴三桂志气，使他更加骄横，也会驱使更多的官吏去巴结他、依附他，从而使其势力如日中天，使朝廷反倒孤立被动，难以同其抗衡……

同意不宜。

不同意也不宜。

康熙思谋良久，难以断定。

魏东亭呈送的通封书简里共有两份奏折，康熙顺手拿起一份，其中的意思他是清楚的，上次地震使得太和殿塌坍了一角，遂下诏命即刻修复，户部尚书米思翰竟抗旨不办，说是库中无银。这件事自然是要派人清查一下的。看完后，将它放在一边，又拿起另一份看时，不禁一怔，原来竟是伍次友的亲笔折子！这是他半月前写的，康熙瞧着折上端正的小楷字体，心里不由一阵兴奋。

康熙从伍次友受业整整四个春秋，耳濡目染，对其笔迹自然是熟悉不过的了。康熙的窗课都是用这种字体批改的，或圈划、或勾红，伍次友总要一丝不苟地批加评语，如今这亲切的手迹又重现在眼前，见字如见人，真有久别重逢之感。看着看着，他竟情不自禁地小声读了起来：

……臣以为四方不靖，当先以安内为要。不能定民，不可言靖藩；不能聚财，不可言兵事。东西波兴，天下振荡，则西北边患弥甚，实难骤然荡平。

见事不疑，疑事不为，详虑而行后，则事鲜有不克之理。吾主乃天下圣君，当自有明断。

臣一管之见，一得之遇，敢不由陈于陛下？臣本疏旷散人，游历江淮、讲学山东，观士子之心，似已翕然向化，当勉心尽意，广罗人才，荐贤于庙堂，为吾主大业，竟奉绵薄之力。

久违圣颜，时念不忘，对此孤烛昏焰，草章远呈，能不潸然涕下……

今有邪教钟三郎，其教众造谣启衅，煽动人心，志在不测。此间甚猖獗，未审京师若何？于此类案，臣以为吾主当镇之以静，明查暗访，一鼓荡尽，则心自定矣。

再看下边，还有几行小字：

另，臣窃以为处置与三藩关系之方略，应遵循：不招不惹，外柔内劲，蓄而后发，忌不可太上，也不可太下。

伍次友顿首又及

康熙读着，泪水竟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：自己的这位授业恩师，才真正够算得上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啊！怕别人瞧见自己失态，康熙悄悄拭了泪，转身问魏东亭道：“近来京师谣言甚多，你可听到些什么没有？”

“有的。”魏东亭略一思索答道，“那都是些不经之谈，臣已出谕严禁——”

“讲！”康熙厉声吩咐。

“噎！”魏东亭忙道，“多是小儿歌谣——

道十腰里两个锤，火木水土向金归。实心哑子骑白虎，

北京城里血如水。”

魏东亭一边背，康熙一边紧张思索，听至此抬头问道：“据你看来，这些童谣因何而起，又指的是什么？”

魏东亭急忙跪了叩头道：“臣实在学陋识浅，未敢直陈……”

“这倒奇了，据情实奏有什么干碍？”康熙一笑，“不管是什么，只管说。”

“是——这指吴三桂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‘道士腰里两个锤’”魏东亭解释道，“‘道’者‘倒’也，把‘士’倒过来写，成一‘干’字，腰中两个锤是两点，合成一个‘平’字。火木水土向金归，按火向南、木属东、水属北、土属中央，都归于‘金’；而金乃西言之气，暗指西言当主天下当亡。‘亚’字中心是空的，现在说‘实在哑子’，正是一个‘王’字，凑成了‘平西王’三个字。东青龙，北玄武，南朱雀，惟西为‘白虎’，合起来便是‘平西王骑白虎杀进北京’。这‘血如水’便是‘杀’的意思。”说完叩头道：“这不过是臣妄自臆断，未必能揣对谣言真意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康熙沉吟一会，点头赞同道，“这首童谣确实是指吴三桂，但吴三桂与朝廷思结情困，断无造反之理，想必是不轨之徒众中间煽惑——但身为人主，也不得 not 有所防范，事事要考虑周全啊！”

魏东亭胆怯地瞥了一眼康熙。对这主儿，他是忠诚得不能再忠了，但时而敬、时而怕的感觉还是不断地萦绕在心头。他觉得康熙像一潭明净的水，观山色湖光令人陶醉，但你若真的跳下去，又会觉得深不可测。想到这里，魏东亭挺了挺身子，神色庄重地说道：“请万岁放心，虽然‘钟三郎’教行踪十分诡秘

可疑，但臣下一定竭尽全力查清此案，捉拿奸徒……”

“这件事就暂时说到此吧。天已迟了，你可以晚安了。”康熙站起身来，毫无倦意，精神高度亢奋。再一次返身拿起恩师的密折，琢磨着上面加点字的深刻含意，心胸顿时豁然开朗，上前一下子打开窗户，让春夜的凉风吹拂着急速运转的大脑。

一条良计逐渐孕育成熟。

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少年天子康熙居然老谋深算，将奏折留中不发！

所谓留中不发，即留在皇上办公桌上，不批示，不交有关部门衙办理也。皇上只要将奏折一批，往尚书衙门一交，这批示就很快变成及时下达；接旨者就要按旨交接手续。

留中不发，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。

康熙此举意图给诡计多端的吴三桂一个高深莫测的感觉。

不表态，任你去想，也许忍耐不住了就会有新动作。

与其小动打草惊蛇，不如不动。

朝廷与三藩表面上依然是一团和气，一切矛盾都没有公开。不动、不发，朝臣们想替吴三桂说话，也不好张口——你就知道皇上会同意撤平西王两省总管？

光阴恍惚，转眼就是一年。

康熙始终没有批下奏折的回文。

想给吴三桂帮忙的京官们，狗咬刺猬——无从下口。

吴三桂感到若再上疏强调这件小事，似乎反倒显得有虚，于是就来个你不发，我就不问不问。

双方就这样僵持着，谁都没动。

这是进攻展开前短暂的沉寂。

这是火山爆发前片刻的平静。

沉寂，暗藏着无限杀机。

平静，蕴育着惊人的力量。

终于，吴三桂再也耐不住了，他觉得再也不能这么旷日持久地对峙下去了。

他今年已60多岁了，如果这件箭在弦上的大事一再推迟，说不定那个大梦就永远也不能实现了。所有的积累与准备都会在迁延中付之东流，壮志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磨掉。何况孙延龄与王辅臣身领重兵，虽对自己表示忠心，但康熙又是联姻，又是赐枪，也有被争取过去的可能，而一旦失去这两人的鼎力扶持，自己则是孤掌难鸣，难以同年富力强精力充沛、翅膀渐硬的康熙相匹敌。不行，必须有所行动，强迫朝廷表态，寻机起事，不管少天子是何态度，他都会找到成为正义之师的理由。

怎么逼呢？

连日来，吴三桂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眉头紧锁，愁绪万端。自去年上疏以后那种忧喜掺半，举棋不定的心情完全被绝望和恼羞成怒所取代。

吴三桂坐在后花园偏殿中闭目养神，下人送上来一盅盖碗茶，他顺手端起，轻掀泥盖，眼睁睁地看着那飘飘的热气；自康熙小皇帝登基以来，朝廷和他为难之事又一件件地翻上心头。他那颗烦乱的心，就像被无数个满刺的松球滚扎着一般。

他怔怔地捧盅半晌，才又轻软地吹开漂在水面上的茶梗，微微吸了一口。他的眉头倏然皱成一团，竟觉得这茶比起往日业似有云泥之差的苦涩。

吴三桂曾长期驻守北方，他对岩味的乌龙、水仙，溪味的极品毛尖、山青峰等名贵的山茶，全无兴趣。这些清苦的浓汁，实令他难以下咽，那如北国的香片使人提神。他以为是下人搞错了，正欲发火，忽有一缕馥郁的香气钻进鼻中，他才悟到是自己口苦舌干之故。

他把茶盅放回案上，才猛然想起他已传令刘玄初、夏国相、胡国柱等人前来商议逼宫一事。他心中又燃起一丝希望之光

.....

平西王府密室里的灯光彻夜不眠。

搜肠刮肚，绞尽脑汁。

几天之后，一小队骑兵护送高参方献廷向广东方向驰去。

方献廷此番广东之行，是前去与尚之信密谋的。

尚之信并非简单人物。他自幼心智聪慧，体格健壮、又是长子，深受王爷的宠爱。只是性格粗野倔强，时常做出一些荒唐越格之事。后随其父平南王尚可喜率兵征战，英勇过人，敢打敢拼，立下不少战功，因此顺治时曾被封过与公爵同等的将军职务。

及至19岁时，尚之信作为人质由广州来到北京从此借酒浇愁，生活放荡，逐渐染上酗酒嗜杀的恶习。素常生活清淡无聊，于是便坐则辄饮，饮则辄醉，醉则辄杀人取乐。深宫静寂，无以解醒，即摘其佩刀乱砍乱刺，宫中侍者连同宠仆艳姬，常常被弄得头破血流。有一次他同七弟和硕额驸尚之隆一起开怀畅饮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猝然拔刀猛扑向其弟，侍从急忙上前扑救，幸亏及时阻拦，尚之隆才侥幸于难。和硕公主得悉后，奏告皇兄，顺治帝勃然大怒，谕令严惩其罪……

康熙十年（公元1671年）时，尚可喜上书请求将其子尚之信由在京宗管派到广东佐理军事要务。尚可喜治军较为忠厚，人亦少心计，驾驭部下蛮兵悍将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尚之信得到康熙同意，便南下广东奉钦命佐理军务，他以极其野蛮残酷的方式治军，将吏畏惧只得俯首听命，不敢稍违其意。

俗话说：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虽然环境改变了，但尚之信的暴虐本性不仅未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小则鞭鞑，大则杀戮，专横跋扈，罔利恣行。父亲稍加过问，就不高兴。为了摆脱其父的干预，竟不惜万金营造别宅以自居，以便号令自擅。他对其众多的弟弟，经常加以排斥和谩骂，左右僚属及诸姬妾

日常向老王爷哭诉。尚可喜虽然心里着实恼怒，但考虑到尚之信乃嫡亲长子，且又喜爱其才，故终不忍刻意责备。

尚之信总理广东藩事后，嗜酒嗜杀，纵狗食人不说，竟连老子也不放在眼里，一次尚可喜派官监传他有事，他竟指着这个官监的肚皮说：“此中必有奇货。”说着说着，就用刀戳开了这个官监的肚子。尚可喜闻讯，直气得一口气上不来昏死过去。

尚可喜本已年迈，是清军入关的老一代将领。他本意为减轻自己的压力，巩固广东权力，才请求将儿子调来，以图他将来世袭父职顺利接手，却没想到儿子竟如此奢侈、凶暴、淫乱，以至朝野口碑极差，不禁心灰意冷，想限制劣子，却为时已晚；想管教儿子，又无能为力，反倒成了一个受人挟制的无用老人。

尚之信却颇为权变，外钝内精。审时度势他采取与其父截然相反的对外关系，一改以往与平西王不相往来的疏淡关系，和吴三桂、耿精忠打得火热。一则，他可以借吴、耿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实力；二则，三藩利害相连，若结为一体，进可以图谋大事，退可以使朝廷不敢轻动，他与吴、耿一拍即合。如是广东一应政务，不分大小皆由尚之信审视、决断而行。其父尚可喜撒手不管，也乐得逍遥自在。

尚之信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风流鬼。广州方圆几十里，只要他得知哪个妇女姿色秀丽，不管是官眷还是民女，便一定设法弄到府中供其淫乐，因此不知糟踏了多少良家女子，就连被他看中的宫女也不肯放过，常常向其父平南王点“借”宫女“侍宴”。家中常常养着几十名有美色的妓女和尼姑，终日淫戏不止。

这天，尚之信正在后宫的大厅中，笑眯眯地坐在上首席面上捧樽畅饮。两名美貌歌姬在他身旁把盏，妖声戏酒。但见两名绝顶美貌的年轻美姬，一个艳如西施，一个娇如飞燕，千妍百媚，顾盼有情，一颦一笑都是动人神魂，她们是尚之信花费重金新近买来的，初来乍到，便深受宠幸。

又见数十个舞女随着钟鼓铙钹和丝竹管弦的乐声，轻挥衫袖翩翩起舞，红裙翠衫绕转飘荡。婉转的歌喉，娇声唱起《好时光》。

尚之信色眼迷离地笑着，心花怒放，一边同身旁的美姬调笑，一边用一只手搂着左边美姬的腰肢，把另一只手伸到下面去掐右边美姬的大腿。

“哎呀，好疼，大人的手可真狠！”

美姬娇嗔地叫了一看，趁势将身子倚在尚之信身上，哧哧地笑着。尚之信不禁笑逐颜开，把两名美姬一齐搂进怀里，“嘻嘻！我的小乖乖，可要莫负好时光！”

这时一亲兵来到厅前，传报说：“门外有一陌生人，求见大人！”

“混蛋！什么屁事，不知道老子在忙着什么？”尚之信转过头来厉声喝骂。

“搅了大人的兴，小的该死！”亲兵吓得满脸虚汗，嗫嗫哆哆地又道：“那人自称是平西王的手下……”

尚之信身子一愣，忙将手中的歌姬向旁边一推，一个巴掌打在亲兵脸上怒斥，“蠢才，为何不早说，快不请进来！”径自向内厅走去。

少顷，那陌生人被带进厅内，来人参见尚之信毕，还未等尚之信发问，只见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递了过来。

尚之信接过密信连忙拆开，展信一看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看完一遍，他又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转身对那陌生人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小人是平西王手下的谋士——方献廷，家父原是明朝辽东巡抚，与平西王同时起事，你我还是叔侄辈份呢！”

“噢！小侄实在不知，多有失礼了。”尚之信深施一礼，忙让人给方献廷搬来椅子坐下。

“之信贤侄，平西王命小人一定要亲自把密信交给你，”方